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做好本分 足球場上定輸贏

源於奧運

李漢源

每當討論足球及香港足球發展，回響一定多，這也印證足球球迷之多。

一些球圈朋友看畢筆者的評論後則表示光是批評沒有用，有什麼好建議呢？聽到這反應，我亦滿心歡喜，證明大家對香港足球還有期望，不像一些人常把「香港足球已死」掛於口邊。那麼大家對香港足球有什麼期望？有什麼願景呢？當大家把足球只視作為體育項目的其中一種時，那麼體育項目其實也很多，單車、游泳、劍擊、羽毛球、乒乓球等等，香港發展也不錯，也有成績，現在政府集中資源發展「精英運動」，就是希望重點發展「有成績」的項目，但有時即使有目標有願景，也不一定投入就有成績的，曾經我們也投放足球不少資源，換來的結果並不成正比。

有不少球迷指日本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才投入發展足球，由2002年主辦世界盃開始每一屆也能打入世界盃決賽周，入決賽周已經是常態，為什麼比日本早發展的香港足球卻沒有進步，甚至是退步呢？大家也知道美國是運動強國，但足球受歡迎程度較美式足球（NFL）、棒球（MLB）、籃球（NBA）等等為低，不過隨着1994年美國主辦世界盃後，1995年成立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（MLS），舉辦美國職業足球聯賽，促使美國男女子國家隊迅速崛起，男子足球隊去年獲得國際足協（FIFA）世界排名第13名，女子隊更四奪世界盃冠軍，而為什麼在上世紀，在香港受歡迎程度為No.1的足球，近年會落得門票乏人問津的境況呢？

香港足球願景是什麼呢？如果將「足球隊」視為一家商業企業公司去營運，而「足球員」就是我們的產品，如果要有優質的產品，足球運動員的培養生產周期非常漫長，至少需要10~15年以上。2021年國際足協發布一個「全球足球人才發展生態系統分析報告」，是國際足協第一次進行如此大規模的資料分析，用了一年半時間進行，共205個國家及地區足球總會參與，並將世界排名前100足總會員，分成三組：1~20第一組，21~50第二組，51~100為第三組。報告指出：排名前100會員中，有58%足總協會是沒有明確願景，但排名前20會員協會，對自己國家隊有清晰戰略和目標佔了95%，報告更指出，各個國家隊組織概念，正是現代企業管理營運方式。

願景、目標、使命、價值觀，這幾個信念相信主政香港足球者可以做到。領導力、執行力、變革策略、行政架構、組織文化，香港有一流的管理人才，高效率責任管理沒問題。比賽訓練數量與品質、教練與球員評估及監督、球探與選拔標準，香港也有很多足球教練及足球持份者，或可從外國招聘有能之士。

現在香港球圈有願景、有目標，「硬件」齊備了，且看執行後，香港足球的光輝未來是否指日可待吧！

「解禁」之後

方寸不亂

方芳

今天抗疫第一階段放寬社交距離，復課、美容、食肆、戲院復活，「放監」倍精神也。兩天前住所大堂已經洋溢一片喜慶，有住客奔走相告，區內的酒家將於今天重開，「餓茶」已久的長者，一於酒樓和你有個約會。

很多人不明白，為何長者總是「飲茶大過天」，在每天6萬宗確診的時候，有長輩還是冒險天天上茶樓，後輩有感太危險，屢勸無效；其照顧者說，老人家上茶樓，是面對社會的唯一社交，不上茶樓就身體退化了，連說話都遲鈍了。年輕人活動選擇多，不能體會長者「飲茶大過天」的重要性。

第五波疫情感染人數逾百萬，奪去8千多條人命，大部分都是長者，不少家庭失去了親人，失去了朋友，年輕人真要珍惜劫後餘生的長輩，幸福不是必然。說來唏噓，兩年前春節家族團聚飯局之後，一直為疫情所困沒有再聚，其間已有兩位長輩先後離世，雖與疫情無直接關係，生命的軌跡不因疫情而停頓，「來日方長」已不是必然。

有人問，解禁後你最想做的是什麼？我是穩陣派，打頭陣的事不做，報復性消費也不做。最想做什麼？想來，最想把失去了的親情追回來，新春親戚團拜沒有了，派利是的熱鬧少了，長者做大壽又錯過了，連家族小輩婚宴都改期了，要一一追回來的話，真要排排期。戲院、美容院、運動場解禁，與我關係不大，把親情追回來，還得靠食肆哩！

話說回來，整個社會都回復運作，我們總要過正常生活。朋友也來探問，是否「夠膽」飯局？疫情是否反彈，還是未知之數，這個「膽」問得好，即使你想把親情追回來，為長者「擺返幾圍」，有沒有人敢應約，還是要顧及別人的感受。

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氛圍下，想起兩年前一筆旅遊訂金「街數」，忽然有興致看了幾個旅遊節目，抗疫疲勞中找點安慰，也好作點外遊準備。

清明掃墓偶思

書聲蘭語

廖書蘭

這兩年的清明節少了一則感人新聞。

往年在清明節前後，電視新聞報道總是說，今年清明節大約有100萬香港人拖兒帶女過羅湖關口前往內地掃墓，也有某一年的清明節，新聞報道說，今年大約有200萬香港人回鄉掃墓；電視的攝影鏡頭，總是拍攝到一條長長的人龍隊伍魚貫而過羅湖關口。是的，誰的祖上三代不是來自內地？

從電視上看到這一片既擁擠又充滿着溫情熱鬧的情景，我曾經問過外子，為什麼我們家1年、2年、3年……都不用回鄉掃墓？外子說，我們十幾代人都住在新界，我們的祖先就在後山，拜山就在村子的後山上。是啊！我在後山上看到的都是村子裏已去世的老人的金塔；有的年少時到英國打拚，年老以後自知自己時日無多，拖着病軀回來村子等待落葉歸根回歸故土；甚至，有的大叔大嬸在英國已經過世，他們的子孫捧着骨灰回到村子後山上埋葬，這些原居民的故事讓我熱淚盈眶，我在山上還見到清朝嘉慶、道光年間我們的祖墳，這對我及我的父母一路流浪逃難到台灣的人來說，安土重遷顯得多麼需要！

因為前年秋季我才重修祖墳的關係，今年掃墓只攜帶輕便的掃把、鏟子作為清除祖墳附近的雜草之用。剛到墓地即見一堆山豬的排洩物，這裏的山豬滿山跑，前年重修祖墳竣工時，裝修師傅說，看見有200公斤的大山豬在附近遊走。

◆元朗屏山掃墓圖片見作者《被忽略的主角》一書第166頁。 作者供圖

清明節帶着孩子掃墓是一項很好的家庭教育，讓孩子知道自己從哪裏來的？要尊敬祖先，要孝順父母，要懂得孝悌之道的重要，曾子曰：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」遺憾的是，有些子孫怕去墓園，能不去就盡量不去，若迫不得已非要去，就匆匆地去匆匆地走，整個掃墓的儀式敷衍了事。我們掃的墓既然是祖墳，這意味着我們有幾房子孫，有些房的子孫誠心誠意打掃祖墳，可稱得上孝子賢孫，而有些房的子孫的孝心就不必多講了！

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成立司理人制度，是有其必要的！這使得同一個大家族有不能分割的連貫性和團聚力！無論是在孝或利之所趨下，都得到祖墳前掃墓盡子孫之責任與義務。在這一方面，新界原居民五大家族就做得非常好！是個好榜樣值得學習。

歐美文化會將去世的親人埋葬在自己花園內或將骨灰盅放在家中，甚至將墓園視之為公園；我曾在兩年多前到瑞典華人圈出了名的Skogskyrkogarden森林墓園區看見有人推着嬰兒車曬太陽，有的小孩騎着單車玩耍。

大圓圈與單元化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最近流行一種金屬圓形大框眼鏡，鏡框大到逾過耳邊，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眼鏡，是兩年前戴在一個13歲小朋友的小臉上，本來小小的鼻子，更小到差點不知去向，太卡通了，可是小朋友好新奇，他自己感覺得意便好，也蠻有趣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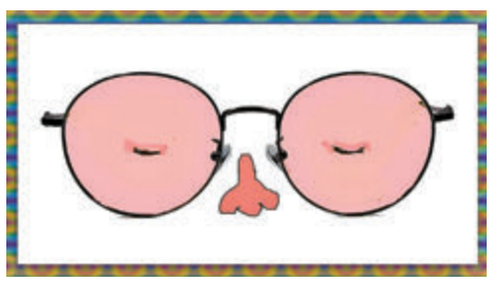
想不到小朋友開風氣之先，這大眼鏡現在不少老中青年都戴上，可是給人感覺又不是那麼有趣了。眼鏡框製造商大量推出這個「新」款式，一定有他的原因，因為新在「只此一款」，不知眼鏡有過多元化的，多已不自覺接受了這獨一無二的款式，於是漸漸便成了潮流。

過去眼鏡框製造商照顧不同臉型顧客，才設計出多種不同類型的鏡框，驗眼師也會從美觀角度，建議顧客採用某一類型鏡框，如臉型過短的，選用扁型鏡框看來臉長一點；臉型過長的，避免選用扁型鏡框，否則臉型便顯得更長之類，眼鏡框不下一百幾十種，哪有像今日兩個大圓圈，硬放在不同臉型上面，配得恰當固然好，不然看來就過於喜劇化。

懷疑單元化大鏡框只不過是廠方為求出貨快捷，才沒有花心思設計複雜的款式，反正無從選擇之下，顧客也不懂什麼要求，時下不少日常用品，亦多同樣趨向單元化，以鬧鐘為例，過去哪會時分秒鬧四針全黑，混淆到令人看錯時辰。

從而聯想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影片中人物的裝扮：女主角高到不自然的雀巢髮型、男主角窄到緊貼髀肉而奇闊的喇叭褲腳，以今日眼光看來便單元化得毫無美感可言，可是在那個年代才算跟上潮流。

最近發覺不少食品也趨向單元化，粥店裏的油炸鬼牛腩酥鹹煎餅，除了外形不同，便完全一樣味道，牛腩酥口感不綿，鹹煎餅沒南乳的鹹香，二者與油炸鬼同味，但油炸鬼調粉時肯定也少做了傳統該做的工夫。對了，茶樓同一皮餡不同名目的點心，何嘗不一樣，同樣是懶工程製作。還有其他就不說了。



◆有趣的細眼睛小鼻子大圓圈！ 作者供圖

滬港雙城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上海目前的國際性顯然還不如跟國際接軌的香港高，但上海勝在有人口規模和市場規模，尤其是其周邊城市、城鎮的機會和空間，予人無限的想像。

從歷史發展的軌跡看，滬港雙城，其實有很多共通之處，這也是很多到上海發展的香港人，感到比在其他內地城市生活較容易適應又感覺較平等的原因。

回頭看歷史，當上海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，成為遠東的「紐約」或「巴黎」時，香港還只是南方一個被殖民統治的小城，那是英國人看中的一個貿易轉口港。

上海雖然沒被殖民統治，卻有長達近百年的租界歷史，長期由英、美、法租佔兼管理，加上後來的日本，留下很多有殖民統治色彩的建築及其痕跡，令這座城市相對「國際化」或「西化」，民眾也習慣跟老外打交道，對外人或外來文化接納性強。這一點跟香港很相似。

上海解放時，很多適應了舊制度的資本家，尤其是廠家接受不了新社會，就攜帶家眷、資金和技術來了香港，為當時尚不起眼的香港注入活力。近代香港名流包玉剛、邵逸夫、董浩雲、胡法光等都與上海淵源頗深，香港紡織業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崛起，還真多虧當年來自上海的紗廠廠家，也令這個小城添加不少上海味道。

想不到，三四十年後，香港的商家攜帶家眷、資金和技術到上海發展，又在那裏留下香港記憶，令客居他鄉的港人感到親切：比如一度成為浦西商業地標的南京路恒隆廣場，以及淮海中路上的香港廣場、時代廣場等，更少不了的是羅康瑞打造的「上海新天地」了。

這些似曾相識的名稱都令早年旅滬港人感到親切，平民化的港式茶餐廳更不用說了。我在力寶廣場上班時，跟兩位在港拍檔多年的同事，以及另外幾位在別家公司工作的前同事，就久不久到一間名為「新旺」的港式茶餐廳聚腳。

所以，滬港雙城從歷史軌跡，到人文環境，到文化背景，到人的思維方式，都是相親相近，互為交融的。但大約30年前，老上海在一江之隔，多了一個浦東新區。而老香港在一河之外，也有一個深圳特區。只是，我們對這個特區的關注度，顯然很不夠。

百家廊

核檢一線

袁星

春暖花開時，來了撥「倒春寒」。

暖和了兩個多星期，櫻桃花、杏花正開呢，突然降溫。降溫的第二天下午，接到上級指示，全員核酸檢測。鎮裏立即組織，多部門配合，十多個小組迅速形成，每個自然村都設了處咽拭子採集點。

非常時刻，全院抽調了近一半人入村，加班加點工作。去村裏的人忙，在醫院上班的同樣在忙。人手緊張，下夜班人員也沒法休息，堅持繼續上班。

我們組共4名醫務人員，得完成7個自然村4,500餘人的咽拭子採集任務。上午11點多接到命令，馬上投入「戰鬥」。

中午，我和小李去葛針莊村，小莊和小孫去南京莊村。經與鎮村工作人員密切協同，工作有條不紊展開。咽拭子採集場所，設在村委大院。進場和離開的通道，用多色彩旗繩扯成，一旁還預設了綠色通道。

天陰着，院子裏有些冷，好在有院牆阻擋，風不算大。沒想到會入村，也沒來得及換衣服。穿着外套再穿防護服，穿脫都不方便，不穿外套，顯然挨凍。沒時間考慮了，怎麼方便怎麼來，畢竟工作第一。桌旁放着一把椅子，但沒法坐。等待的人，間隔1米多遠，排成看不到頭的一長隊。離開一個，過來一個，明明有人不斷離開，眼前的隊伍卻一直那麼長，甚至愈來愈長。獲知全員檢測，村民還陸續往採集點趕。

囑村民張嘴，發「啊——」音，眼瞅着嗓子，用手中的採集器快速去擦拭。配合的十數秒幾十秒一個，不配合的一兩分鐘三四分鐘採不了一個。遇上犯怵的，得耐心講解商量；遇上不配合的，得反覆採集多次。為了方便快捷，左手拇指食指固定採集管，食指中指夾住採集器外層塑料紙的一端，右手拇指食指前推，先取出採集器，再給村民採集。每採集完一個，都得把用過的採集器與塑料紙扔進醫用垃圾袋。一個、兩個、三個……整個下午，我滿眼都是對面正張開着的嘴巴，還有一個個或打開或緊閉的嗓子和忙不迭的採集器。忙時，一直站着動着。等時，可以小坐一會兒。但不管是忙是閒，一直被凍着。防護服在身，衞生間去不了。面屏、口罩護着，一口水也不能喝。任務未完成前，有血有肉的醫務人員，得暫時忘卻自我，只能把自己當機器使。

次日必須完成全員檢測。早飯不敢飲水，也不敢吃太飽，只喝了碗稀粥應付一下。不能像平時那樣吃喝的原因，是得保證工作時杜絕上衞生間。我們負責採集咽拭子，鎮上的工作人員負責組織協調。千行莊管區的張書記和孫書記，忙前忙後，一刻未停。

小莊和小孫去了千行莊村，我和小李去西金池村。西金池村的臨時採集點設置在一條寬敞的街巷中。氣溫較前一天更低，已降至零度左右。街巷宛如一條風道，冷冷地從一端襲入又從另一端抽出。站在街巷中，能明顯感到風的勁道。由於多了半天組織時間，前來採集咽拭子的隊伍排列整齊，一個接一個，節奏緊湊，十分順暢。考慮到有老人和孩子，我乾脆把身後的方凳讓出來，給前來採集咽拭子的村民坐。一開始，還覺得冷，忙起來竟忘了。張大嘴，喊「啊——」，每來一個人，我總要這樣重複叮囑。絕大多數村民是配合的，只有極少數人不理解。「輕點不行麼？」「別插那麼深！」「還用這麼認真麼？」標準採集，是有些不適感。沒時間回答，更沒時間解釋太多。誇讚的、抱怨的，一律略過。

中午大鍋菜。一碗菜、兩個半饅頭、兩杯水，許是真餓了，我沒吃飽，卻不敢再吃。讓小莊、小孫去南金池村，小李去東金池村，我先回醫院送採集管，再去楚家嶺村。孫書記開車把我送到醫院，又一起去楚家嶺。楚家嶺的採集點設置在村西邊，一個空曠處。空曠的地方風更隨便，到處亂吹。氣象預報當天低溫，但我左思右想，愣是沒敢穿厚。衣服厚，穿防護服困難。穿上防護服，薄點無非是凍得慌，厚了行動不便，萬一出汗，鏡片容易起霧，面屏也容易起霧，看不清了，直接影響工作。村裏給我們提供的是長連椅，不方便挪動，也就沒法再讓給村民坐。

來了個子高的，我得踮起腳尖；個子矮些的，我得彎腰若弓；小孩採咽拭子時，我只能蹲下去。一直忙還行，一停下來，就凍得慌。

在村裏採咽拭子，最後收尾前，得入戶。幾乎每個村都有特殊情況者，年齡太大的、半身不遂的、病重臥床的，都得帶着試管和採集器一戶一戶去採。也有白忙活一場的。楚家嶺有位村民沒到採集點，村幹部引路，我們入戶。那位村民70歲上下，身體肥胖，屋子裏散發着難聞的氣味，站在門口就能聞到。可能是疾病原因，她木木地坐在床邊的輪椅上，不怒不笑，完全不配合。讓其張嘴，她卻牙關緊閉，不理不睬，連家裏人也沒轍。智商問題？精神問題？聽力問題？我不知道，也不便多問。見其實仍然不配合，最後只得作罷。

一天半時間，7個自然村，4名醫務人員。我們就這樣站在冷風中，對着一張張張開的嘴巴忙活。人多時，幾乎一刻不停。沒覺得多冷，也沒覺得多累。一旦停下來，尤其晚上回到家，渾身乏力，肌肉酸疼，隱隱還有抽筋的感覺。

一天半的緊張工作結束，次日就是星期天。我們組和我們科，竟沒有一個人提出得請假休息的。周六晚上，剛吃完飯，群裏發來新通知。各工作區，星期天還得入一兩個村設點，繼續核檢。莊亞嬌、李洪樂、孫夢雪、張慶昌、孫存剛、我，以及其他鎮派村派的工作人員，熟悉的陌生的，一個指令，迅速集結。邊工作邊認識，邊認識邊工作。雖然花開在途，但我們無暇欣賞。雖然天冷，但我們義無反顧。

2022年3月18日下午，3月19日全天。2022年4月4日全天，4月5日全天，4月6日全天……氣溫由冷而熱，我們全副武裝，奮戰在核檢一線。楊嬌、肖雨晴、王百軒……大家隨叫隨到。

堅信，「倒春寒」後，仍將春暖花開。

瞓在黑甜鄉

琴台客聚

伍呆呆

朋友林哥夫婦不辭辛苦驅車過來找我，想看一眼在我的朋友圈晒得熱熱鬧鬧的花園，豈知又是發信息，又是打電話，又是踩到大門口來擂門，我都毫無聲息。林哥夫婦以為我未帶手機外出，失望而回。

事實卻是我一直在黑甜鄉裏醒不過來。

因閨蜜燕婷一家來住了幾日，日日在家煮飯仔、熬大夜，聊文學聊藝術，談人生談時事，導致體力透支，睡眠嚴重不足。待他們一離開，便關閉手機，一覺睡至第二天下午，林哥夫婦中途在樓下大聲敲門也未將我吵醒。睡醒後在電話裏解釋完，林哥夫婦對我的「爛瞓」皆表示無語。我並未好意思告訴林哥他們，敲門聲對於「爛瞓」的我來說真是「濕濕碎」了，從前年輕的時候與朋友們一齊去現場睇波，綠茵場上球員踢得熱火朝天，觀眾席的吼叫聲不絕於耳，我卻還能半靠在塑料椅子上，在嗷嗷大叫的觀眾群裏熟睡如泥……最「爛瞓」的一次，是熬夜工作完馬上癱倒在床一口氣睡了24個小時，其間一次也未起身飲水和如廁。

燕婷則是十分羨慕我的「爛瞓」，因為她長期處在失眠的痛苦中，常常「眼光光，等天光」，睡不着便讀書，或寫字或畫畫，總要折騰到天光才能靠安眠藥睡去，別人傳授的治療失眠的經驗和藥物對她似乎統統沒有用處，我這種天生「爛瞓」的人，除了在一起的時候「頂硬上」，陪着她飲酒說話之外，就更幫不上她了。

亦由此想起了一部科幻小說裏寫到的故事。

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老中醫，很成功地經營着一家祖傳的大藥舖，此外，對現實世界極其失望的老中醫畢生都在研究「夢」，研究如何能夠隨時進入與現實完全相反的，稱得上是大部分人心裏的烏托邦的美好世界。

「夢」的前提當然是必須睡着，老中醫所用的中藥十分神奇，嗅到它的氣味，彷彿就能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、喜怒哀樂、生老病死，以及中國上下五千年、縱橫十萬里所包含的一切。老中醫的研究室裏，明有「壺中日月長，醉裏乾坤大」的對聯，暗有「大夢誰先覺，平生我自知」的句子，無論「夢」的研究是否成功，光是藥味與環境就已能引人遐思了。故事裏的老中醫後來徹底地進入黑甜鄉，留在了他理想中的烏托邦。

前些日與一位邯鄲籍的朋友聊到黃粱美夢的典故。和科幻故事裏的人物相反，做過黃粱夢的書生從夢裏回到了現實。雖然都是故事，想來到底是科幻故事裏的老中醫的結局比較幸福一點吧，畢竟，書生只要回到現實中，再去重複他夢中經歷的可能性是極大的。

從前讀書的時候只是讀書，年紀漸長，在經歷和閱歷不斷地增加之後，尤其是眼見了疫情和戰爭，便發現，真實的人生和夢並沒有太大的區別，更多的時候，真實的人生比虛幻的夢境更為魔幻。再轉念，如今很多人其實都在睜着眼昏睡，過着糊塗的日子，能夠清醒着又何嘗不是一種幸福？

實在睏了，便效法東坡先生，斟上酒，「三杯軟飽後，一枕黑甜餘」即可。